



春光明媚孩童乐

◎陈顺源

## 小河春秋

◎龙水

我家于海门区和通州区交界处的农村,临河而居。生于斯,长于斯的我,对家门前的那条小河有着母亲般的感情,目睹见证了小河如诗如画般的一个个春秋。

小河呈东西向,长300米,宽10米。它东与省道222线接壤,又隔着省道和近代实业家、教育家张謇先生筹资开挖的三余竖河相通,是三余竖河的一根毛细血管。河虽小,却承载着数百亩农田的排灌重任。自我记忆起,这条小河就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,是这片土地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每天晨曦初露,高亢的雄鸡啼鸣就像闹钟似的,叫醒了人们。大家起床后的第一件事,就是提着木桶到河边拎水、淘米、洗菜。间或菜篮子里蹦入几只大虾,常常引得人喜笑颜开。除了生活上离不开小河外,靠田吃饭的农家人更是离不开小河。

我家西侧岸边上常年竖立着一个庞然大物——一台木制水车。水车是用于稻田灌溉的土机器。初夏时节,白咕咕鸟发出“播谷播谷”的啼叫声,水稻插秧的季节到了。当一马平川的水田里传来粗犷的插秧小调时,四五个青壮劳力爬上水车,车水号子此起彼伏,水车发出“吱吱嘎嘎”的声响,清澈的河水随着水车车轴的转动,而被一波波引上水渠,汩汩流向稻田。看着这神奇的一幕,我们一群小屁孩恨不得也爬上水车,过一把车水瘾。

20世纪70年代,化肥紧缺,由于土地贫瘠,农作物产量很低。生产队开展积肥运动,其中就有来源于小河里沉积的淤泥,这种淤泥是河岸两侧地表上一层较肥的泥土被雨水冲刷至河底,再和腐烂的水草等有机物结合在一起,成为淤泥,特别肥田。到了冬闲季节,生产队里的一条木质的鬲泥船派上了大用场。

生产队里的季叔是一把鬲泥高手,平时沉默寡言,时不时“吧嗒吧嗒”地抽上一袋旱烟。冬春季节,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射进小河时,河面上的白雾渐渐隐去,头戴一顶旧的东北帽,穿着一件破棉袄的季叔已撑着小船在河中穿梭,小船上搁着两根装着泥夹的长长的竹篙。当小船驶至淤泥较厚的地方时,站在船头的他将船停下,然后娴熟地摆动着竹

篙,随着两只布满老茧的大手一张一合。瞬间,满满一夹子黑得流油的淤泥出水,再一使劲,“啪”地一下,被丢到船舱里……

冬春两个季节下来,小河里黑黑的淤泥被“请”上了岸,堆满了两个大沟头,形似两个大码头。等淤泥自然风干后,再挑到田里壅田。清淤后的小河水变得更深了、更清澈了。

炎炎盛夏,蝉声阵阵。小河成了我们的天然浴场。暑假里,趁着中午大人们午睡,我们一群小伙伴从家里偷偷溜出去,光屁股跳进小河,霎时,水花四溅,惊得白鹭冲天而起,野鸭凫水逃窜。正是有了小河这个天然浴场,我们一群小伙伴学会了狗趴式、仰泳、蛙泳等。

到了秋天,小河景色更美,两侧蒹葭葳蕤,雪白芦花随风飞舞,河里鱼儿晃动、螃蟹肥硕。我们带着自制的钓竿和蚯蚓来到小河边,钓鱼钓蟹,常常满载而归。平时,我们要买心仪的小人书,往往都是靠钓鱼、钓虾换来的。数九隆冬,雪花铺天盖地,清清的河水成了冰的世界。我们几个顽童不是在冰上滑行,便是凿出一块厚冰,坐上一个圆圆的冻车,然后推着它,撒着脚丫奔跑。

有道是,风调雨顺年景好。然而,小河水也不是一味平静和温柔的。那时,小河连接大河的是一排细小的涵洞,排灌不畅。有一年初夏,蚕豆荚刚刚隆起,玉米秆长至小腿,急需雨水滋润,可天公不作美,连续烈日,久旱无雨,小河见底,河床龟裂,农作物干得冒烟。由于大河里的水进不来,农家的生活生产用水成了大问题。

不知是效仿人家,还是谁出的主意,几个心灵手巧的人用毛竹、稻草、烂泥,做起了一条栩栩如生的水龙。清晨,太阳刚出地平线,虔诚的男女齐刷刷地跪在水龙前,念念有词,祈祷老天下雨,其情也真,其意也切。然而,祈祷了多天,除了火辣辣的太阳外,头顶上连块乌云也没有。处在放花期的玉米被晒得蔫巴巴的,几近绝收。

还有一年仲夏,老天就像一头发怒的雄狮,暴雨连续下了三昼夜,小河的水就像发酵的馒头涨到了岸上,又像脱缰的野马冲

向田野,几天水位不退,造成家家户户屋子进水受淹,就连农家的锅碗瓢盆、坛坛罐罐也漂在水上。不少人因喝了脏水,患了痢疾和肠胃病等。

有水则有绿洲,无水则为沙漠。20世纪90年代,借着省道222线的拓宽,我村组织人力经过多天的地道战,在公路下挖掘埋设了一长溜直径一米的大涵洞,实现了大河与我家门前那条小河无缝对接。为涝能排,旱能灌,丰产丰收,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岁月不居,时光如梭。在党的富民政策的感召下,短短的几年,我们组里的农家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,钱袋子鼓起来了,一幢幢新颖别致的小楼拔地而起。就像城里人一样,我们这儿也告别了世代代饮用的河水,用上了洁净的自来水。

生活的优渥,产生的大量的垃圾成了问题,几年下来,小河变成了天然垃圾场、鸡鸭鹅的栖息地。曾几何时,冰清玉洁的小河变成了黑臭水体,污水里长满的野草遮天蔽日,鱼虾蝌蚪难觅踪影。闻着臭气熏天的小河水,大家陷入深深的反思之中……

进入21世纪,历史掀开了新篇章。人类要生存,人类要发展,就要保护生态环境。当地政府投入资金,对沟河整治,变过去的春冬整治为长年整治。我家门前的小河凤凰涅槃,浴火重生。两台挖机在小河两侧轰鸣着,挥动长臂,一斗斗垃圾、一斗斗淤泥被挖出水面,装上农用车,运出农田。与此同时,一个个鸡鸭鹅棚被拆除,一条条拦水坝被清理。

前年,我家门前那条小河又进行了打桩护坡,并再次进行清淤。沟河两侧种上了草皮,栽上了绿树。经过再次整治打造后的小河宛若一条绿色的绸带,更加亮丽。

沐浴着和煦的春风,晚饭后我漫步至小河边,欣赏夜景。远眺,月光皎洁,微波粼粼;近看,河水潺潺,花香扑鼻。家乡的小河不仅是一道美丽风景,更是养育我们的母亲河;它滋润着家乡的农田,为人们带来丰收的希望;它见证了家乡的变迁,承载着我们的欢乐与梦想;它记录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,成为我心灵深处永恒的记忆。

## 当教育理想 撞上资本狂飙

◎管如月

灯下漫笔

2024年考研初试放榜之夜,社交媒体上演了一出荒诞的“打假”大戏:坐拥百万粉丝的考研名师何凯文被曝成绩造假,其宣称的“高分神话”实为P图虚构。事件如一枚深水炸弹,瞬间撕裂了考研培训行业光鲜的幕布——机构流水线包装的“名师”人设、资本裹挟下的营销狂欢、学生病急乱投医的群体焦虑,在这场信任危机中赤裸裸地暴露无遗。

若把考研机构间的暗自角逐看作一场武林争霸,那么诸位名师就是背后宗派不惜花重金,下血本也要营销出的一代宗师,他们个个身怀绝技,手握独门秘籍。机构为了包装名师,手段层出不穷。通过“绝密押题”“上岸包过”“最后一页”等话题贩卖焦虑,在学生之间制造隐性竞争,各种“高分经验帖”“真实机构测评”看似都是局外人,其实也不过是机构找的托儿罢了,考生们就像那孙行者,左右都逃不出如来佛祖的五指山。这也反映出个讽刺事实,只要造出了神,自然有人前赴后继地拥护神,这个神轻易倒不了,也倒不得。

在“考研名师塌房”这一热搜词条下,有不少考生直抒胸臆:其实老师考不过学生也是可以理解的,毕竟人无常胜,术业有专攻。真正令人难以接受的是隐瞒不理想分数,反而选择欺骗。事后,何凯文坦言“自己试图以虚假成绩维系教学的可信力和影响力,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,背离了‘以学生为本’的教育初心”。道歉的话越是花团锦簇,越是显得自己明知故犯。若没被当众拆穿,没有广大网友的步步紧逼,是否他就成了漏网之鱼,得以借着高分的光环继续招摇撞骗呢?所谓“诚者,物之终始;不诚,无物”,信任危机一旦降临,再想重建可就难于上青天了,这既是对诚信之人的褒奖,更是对失信之人无形的惩罚。

始知五岳外,别有他山尊。老师再牛,还有更牛的存在,弟子不必不如师,师不必贤于弟子。盲目崇拜并不能切实提高成绩,靠人不如靠己。考研这条路越往下走,便越孤独,回过身去,惊觉孤身一人,唯一能依仗的也只有自己。与其寄希望于他人的传授和监督,不如独立理性地备考,须知任何体系完备、计划周密的机构都无法代替自己独立的钻研,老师终究只是老师,领进门后,修行还看个人。

初试成绩放榜后,亦有部分考生出于自尊或是应付父母,而选择隐瞒真实成绩,P个假成绩交差,由此引发骂战。分数低不意味着教育的失败,但若无法忠于自己那便值得好好反思了。当你我走过那段黑暗中搓洗衣服的长日,便会知道上岸不是终点,越过考研这座山,远方还有数重山。教育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手把手教会学生如何登上这一重,而更在于让学生认清每一重山的平仄,坦然接受自己的失败和渺小。人生不是一帆风顺的,教育也不是一帆风顺的,信任之基难筑,但崩塌只需一瞬。师欲育人必先育己,走过的路总归算数,越不过这一重又有什么关系,大不了从头来过。

夜明珠投稿邮箱地址:  
wyhappy781@163.com